敬事草

敬事草卷十七目録

敬事草卷十七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考察主筆揭帖

三臣題正月初四日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為京察在即臣實不能勝任懇乞　聖明早定主計署印宰臣以濟急務事已經具奏未蒙發票臣等看得此本關係京察不得不為之請蓋京察重典往時常以一年之力專心料理今近在本月內矣而擬議尚未有定則因無吏部尚

書故也楊時喬雖見署印務然以侍郎而行尚
書之事不便故科臣請特命大臣一員主筆然
主筆而不管印亦不便故時喬此本請特命大
臣即署印管察核考察與朝審不同朝審主筆
止一二日即已訖事考察則過堂奏處之後尚
有推陞量處之本有覆拾遺之本覆南京考察
之本覆各巡撫自陳之本終始此事非一二月
不了若不署印真實不便時喬此本專為讓印
耳臣等竊惟各部大臣惟蕭大亨官尊堪以署

印管察然楊時喬颺歷年深久署銓印即令管

理京察亦無不可惟　聖明早賜批發令有遵

守惟復別有　聖裁臣等不敢擅擬謹具題請

旨 正月初八日上

四 聖諭揭帖

三臣題該文書官劉用捧出 聖諭諭內閣修建 祖陵碑樓工程前有諭旨着年終造辦物料齊備以待今春報完朕心朝夕懸望上安祖宗在天聖靈卿等仰體傳示該部及經管官員上緊併工建造剋期完備以慰朕孝思誠心特諭卿等知之欽此臣等竊惟 祖陵碑樓舊年 皇上祗奉天戒深切孝思亟欲興工修理但因欽天監擇吉有妨特令造辦物料以待今

春舉行慮至悉也入春以來臣等正切下情欲
圖上請仰蒙　聖諭渙發具見純孝肫至頃刻
不忘所以宅天命而作新民者端在是矣臣等
何勝踴躍謹于即刻傳示該部欽遵外惟是工
部尚書姚繼可自言目疾已深無復療理而部
務日弛滋戾更多欲臣等力言其不宜留之狀
早賜簡代并乞補左右侍郎以資分理蓋工部
目今工程最稱繁鉅錢糧匱乏既患設處通融
之難人役猥雜又患提調督責之難原非一耳

目所能稽察一手足所能經營往時遇有重大工作類多添設官員至如今日即不望添而常設三員亦宜補足宜增而減甚非便計繼可兩目既盲百體都廢乞身之章三十餘上尤宜矜而許之經管官員孰有大於該部堂上者堂上無一官而責典司各効其力報成如期人知其難矣臣等因奉 聖諭輒為代請正月十二日上

考察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免以清政本事茲者

明詔部院修舉典章考察兩京官員既有日矣

臣惟政有秉成官有領袖百辟卿士尚須嚴汰

乃如臣者行能淺薄久玷典司躐長清班亦復

五載　聖明在御而無匡襄之術賢喆滿朝而

靡率作之方以致天行沴錯國是紛紜邊藩數

警民生轉戚官方耗亂法紀陵夷夫輔相上佐

天子理陰陽下順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

職內親附百姓外鎮撫四夷諸侯也雖令之閣臣本非其任而人以相目之安得而辭之既不能辭復不能舉居然一物將安用臣為臣嘗因淵考而以幽黜請矣亦嘗因災異而以策免請矣　皇上循體貌之文而不忍彰其猷𢾾舉修省之實而不欲移諸股肱假以至仁及于寬政今何可托之使過容其濫吹也蓋治室者易衆椽不若得一棟之為急治河者疏下流不若滌上源之為要論任寄惟臣鼒重論瘝曠惟臣鼒

先伏望大賜乾斷罷臣歸里幸謝詩人彼已之刺無汙清時雪霜之簡此至願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正月二十一日上二十三日奉

聖旨卿輔賛首臣公清端亮茂著勛猷朕方切倚毗豈得引例求退宜益緒前勞弼于至理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催溫中丞自陳本揭帖

三臣題本月十九日該左都御史溫純一本為考察自陳事未蒙發票臣等竊惟考察欽命在二十八日而本官職掌其事例宜首先自陳今既五日尚未發票本官何所遵守乞即檢發容臣等票擬或親發　宸批尤見體貌大臣德意

正月二十三日上

再催

三臣題竊照京察奉　旨于二十八日行令日

已二十六至迫矣乃都御史溫純自陳尚在候
旨伏望即賜批發使其明日謝恩後日供事正月
二十六
日上

田　聖諭揭帖

題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諭內閣朕昨節
間恭謁　聖母前行禮面奏正月二十六日
天壽山　長陵等處興工修建親奉　聖母慈
諭　祖陵工程隆重本宮恭助工銀三千兩另
行差官齎送工所犒工新舊錢四十錠朕即面
承　慈恩朕欽發助工銀五千兩犒工新舊錢
一百錠皇后皇貴妃等妃嬪及皇太子福王等
王同妃公主共進助工銀三千三百兩新舊錢

三十錠卿等傳示該部并內外經管官員令次與先發銀兩作正支用其犒工錢陸續賞給務使人匠軍夫得霑實惠作速修建報完上慰聖母同朕懸望誠心特諭卿等知之欽此又接得黑字揭帖內開二月初六日御前請出銀五千兩司鑰庫請來寶號錢并舊錢一百錠御司房請來坤寧等宮并昭妃等妃嬪及皇太子福王等王公主妃進助工銀三千三百兩寶號錢并舊錢三十錠差文書房官金忠捧送內閣臣

等仰惟 皇上畏天甚虔念 祖彌切從去年
来 長陵等工無日無時不關軫慮既發御前
節省銀两以助工役矣今當宮庭燕喜之時首
督 陵寢鳩孱之事奉 聖母之慈念發 聖
心之至誠因率 后妃諸妃嬪以至 皇太子
諸王妃主各出助犒以期速完 聖母 皇上
以 祖宗之心為心 后妃而下又皆以 聖
母 皇上之心為心 宮闈禁禦肫然孝敬之
流通 祖父子孫藹爾精誠之周浹水衡有藉

何難鼓舞以就工百姓雖勞孰不歡欣而趨事

臣等遵奉即謄 聖諭傳發部科其御前送出

助工銀兩犒工錢錠即差典籍秦焜郭安民押

送到尚書姚繼可處交收并促內外經管官員

作速修建刻期報完以早慰 聖母 皇上惓

惓懸望之心 御札尊藏閣中貽示萬世以彰

皇上純孝之美回奏以聞 二月初六日上

催京察本揭帖

三臣題吏部都察院奉 旨于正月二十八日考察京官二十九日具本上進今已八日未蒙發票各官拱候 明旨莫知去留不惟當去者待罪而當留者亦不敢管事省署空虛政務廢閣殊為不便伏望 皇上早賜覽發以定人心以重政體 二月初八日上

姚司空宜聽去揭帖

三臣題照得工部尚書姚繼可兩目皆盲一無所見行不能正履居不知鄉方臣等目擊甚真委非假托年齡衰晚醫藥難施司空大任恐致尸曠令其引身之疏至于三十四懇極誠其衷良可憐也伏乞准與致仕庶全大臣進退之節而昭

聖朝終始之恩二月十四日上

再催京察本揭帖

三臣題照得吏部會題考察疏三本覆四品京堂自陳疏一本南京吏部題考察疏一本俱日久未蒙發票群臣之去留疑而難定公務因之惶惑關係政幾深為未便伏乞早賜檢發容臣等擬票恭候 聖裁施行 二月二十一日上

三催京察本揭帖

題臣等不佞謬充揆路休戚皆同切謂人君之德惟明與斷不明而斷妨事固大明而不斷所妨豈小　皇上至聖明又至雄斷而今多未斷之事臣等深為國憂先是各官多缺而大臣尤甚臣等數請點補而未得也則屈指京察事畢一并上請令京察之疏踰月而不下即題覆京堂疏拾遺疏南京察拾諸疏南京京堂各自陳疏亦皆未下臣等心如焚火兩次揭請茲不得

不再請伏望亟下諸疏以定人心亟補諸缺以修

廢政也三月初一日上

宣鎮虜情宜備揭帖

三臣題國家與虜為隣備宜最急　皇上御極以来正值虜王款服故得以坐而制之無煩聖慮耳然狼心叵測烏可頃刻忘戒備我舊年五路一酋跳梁犯邉首敗款事近日宣府撫臣馬鳴鑾寄臣等書言五路狡酋不聽順義王罰處以十三年前久斷之賞而要挾補給知必不可許也明欲假此為入犯之端不待秋高馬肥之日矣總兵梁秀衰頽重聽即無失事之衆亦

當聽其自引惟是代者須素有威望而又熟于宣大虜情之人處置得宜猶可以奪狂狡之氣臣等因此即于鳴鑾疏內票擬梁秀革任亟推新總兵代之昨日有前巡按宣大御史黃吉士來臣等詢之言五路乃虜王之弟老于兵事憑恃凶狡又欲決一戰不待秋深草苗一青便欲長驅而入本鎮兵馬又不習戰總督總兵皆未補士心懈怠危如朝露即日命下猶恐其緩促臣等急催臣等聞之不勝戰慄 皇上用人常

多濡緩寛閒之時尚可使人竭蹶補輳而干係兵機者决不宜爾况虜騎之来倏如風雨一有消息狠馳虎奔轉盻已到豈能待遠水救近火哉玆者吏部所推總督伏望早賜點發至于總兵貽職方司以堂官蕭大亨被拾閒門無人推舉 皇上亦宜早將大亨去留一言裁定臣等竊惟兵事至重不比吏事非久在行間習知虜情之人不能擔當而環視滿朝盡書生也大亨若去誰可代者僉謂大亨當留如留亦宜早留

庶幾無悞兵事又今三月大閱而京營協理亦
缺大臣武備怠弛無踰今日萬一宣大有警京
師戒嚴此時朝中無一人知兵憑誰調度乎
皇祖庚戌之變文武如林分遣巡行各得其職
故底定無虞今大臣寥寥又皆衰老之人精神
智慮旦夕難支危機密發誰其禦侮　皇上但
見承平之時省事省官可免聒擾而不念有事
之日失左右手倉皇何救至此始悔亦何益哉
臣等連日有揭不知曾經省覽否心焦背熱羞

火灼焚請乞加意邊事即日精選堪用總督總兵二官刻期促令任事一面將考察本盡數早下將六部九卿及各大小官員統　賜早定以圖修內攘外至計救燃眉之急絕噬臍之悔　三月初四日上

姚司空宜早放揭帖

三臣題今日工部尚書姚繼可扶掖匍匐詣文華門上疏固求致仕蓋爲目盲已深三十六懇未允部務盡妨叢責交集而爲此不得已之計意欲接本内官衆驗其真盲非假庶幾轉達天聽也臣等在閣不能不爲之奏聞伏乞早賜一斷而允其去以全待大臣之體别求精力任事者代之以免叢脞之慮又户部尚書趙世卿以三年考滿吏部引奏已久亦未賜俞不敢入

部臣等曾為之請昨又于發餉本內擬令照舊供職蓋本官未及九年例止復職無他加恩但候　明命一下則部事有托矣比者兵刑二部皆以無人管理蒙催蕭大亨董裕即出六部事體相同無一可緩望　皇上推念而一視之三月十六日上十八日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懇切具悉朕因春時寒熱不調不時動火眩暈靜攝調理一應文書陸續檢發恐有情弊致妨政務目今大工並興姚繼可職居司

空經年推托不出理事官守奚存是以遲疑未發
原疏豈有他故栽令又狂躁若此殊非大臣禮體
已知道了候旨行諭卿等知

請允候補科道揭帖

三臣題連日科道諸臣來見臣等言兩衙門缺官差用拮据不給該吏部都察院等衙門皆具疏以候補諸臣為請欲臣等轉達于 皇上之前伏冀 俯賜允俞俾各就職一以免諸臣守候多年之苦而昭 皇上體恤之恩一以免兩衙門差用不給之苦而昭 皇上明作之意即臣等亦得稍解責望免致頻瀆也 三月二十六日上

一 聖諭揭帖

三臣題該文書官傳出　聖諭朕覽工部題請
大典所關朕心悚然恭惟我　太祖肇造寰宇
創業開基　文祖撥亂反正靖難繼統中興
世宗惇倫廣孝禮制一新彼時議改　太宗廟
號尊稱　成祖矣而　長陵碑號未敢輕動木
套丹書誠為一時權宜之計去歲碑石為雷所
轟寔乃　成祖在天之靈實式臨之事理昭然
朕令孝思罔新之日碑號遵照　八陵石碑同

書不用木套以昭 上天 皇祖之仁愛示警亦明朕修省纘述換安畏天敬祖之孝心卿等詳擬出旨来特諭卿等知之欽此欽惟 長陵石碑原題 太宗廟號與八陵同制後因 世廟尊稱 太宗為 成祖禮宜改題但不敢驚動 聖靈加以木套而塗丹書之誠權宜之計也今既另建碑石合宜緒正尊號 皇上超世之見洞達禮意不惟慰 成祖陟降之靈亦且成 肅皇欲行之志矣工部題本欲下禮部議

臣等以為禮無二制事在不疑仰奉 特諭即宜恪承恭票上進以昭 皇上修省之誠纘述之烈奉安之孝惟裁定施行 諭札尊藏閣中以傳永久回奏以聞三月二十七日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碑號禮宜改題尊安 成祖陟降之靈且成肅皇欲行之志卿等所擬深慰朕修省誠意纘述孝心已知道了諭卿等知

再催緊要章奏揭帖

題竊惟人主欲天下治安在收天下人心使爲
朝廷用而已朝廷之黜陟明賞罰當精神渙發
無所凝滯則上行下效自然振天下不勞而治
矣故疏通章奏至急務也前月臣等撮緊要十
三事以請一月于茲僅行一事夫前事未了而
後事復來日積日多妨廢無極朝廷之精神何
能施于百官而可及天下乎故行前事以待後
事此省事法臣等謹將未了前件加以續到緊

闕開款上請乞　聖明留意
一吏部都察院覆四品京堂自陳一本覆各處
僉都巡撫自陳一本
一南京吏部都察院考察南京庶官一本
一南京六科拾遺二本南京十三道拾遺二本
一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右侍郎葉向高户部
尚書張孟男倉場尚書王基刑部尚書趙參魯
工部尚書范崙自陳各一本
以上皆京察未了之事按京察六年一舉大合

百官而簡汰之係至大重典久未奉 命去留莫分則不肖者無懲而賢者無勸至于南京滿朝官員素衣角帶者三月矣尤為不雅之甚惟乞早賜裁發

一吏部題各考滿官本

按前本係吏部于二月二十五日引奏考滿官例皆復職待 命未下難以遵守自遠方来者尤為守候艱苦惟乞檢發

一吏部會推吏部尚書一本禮部尚書一本刑

部尚書一本京營協理一本及各部侍郎等官
本
一工部尚書姚繼可告病本
一吏部會推宣大總督一本川貴湖廣總督一
本
一吏部會推江西巡撫一本河南巡撫一本鄖
陽巡撫一本
以上皆內外京邊緊要任事提綱挈領之官綱
無綱則萬目不張衣無領則百摺不分綱領衙

門無人則所屬衙門盡皆放肆雖有如無權攝之官終不如真官有專責可奉職也關係重大惟乞早賜 簡命

一都察院題各差御史本及吏部題補科道本前件各差御史守候交代甚苦而各官之聽補科道者又置之無用臣等屢具揭以請惟賜俯俞一以免諸臣守候多年之苦一以免兩衙門差用不給之苦

一三法司會議湖廣亂宗獄情一本臣等竊惟

楚亂之興宵旰憂勞故群臣得以盡心畢力而旋奏寧謚之功令甫就寧謚而章奏又阻奸人將謂 皇上之心未嘗急此仍前藐視國法而無所忌憚也誠宜早賜裁决以昭 聖天子精明果斷之意臣等不勝惓惓 四月初三日上

四催京察本揭帖

三臣題竊惟　皇上每有格外舉動則臣等必先受人無端之疑德意之所在臣等未嘗不將順乃如當行而不行當了而不了使疑端橫開而叢口交起切為國憂亦為身憂也考察國家公典採之于衆而斷之于獨至易耳今年此舉始則持而不下令又下而不盡未知　聖意所在妨事最大而開疑最多使在京四品堂官在外四品巡撫在南京滿朝大小群臣自春徂夏

青衣角帶氣象蕭颯悉從變禮非復漢官威儀心搖搖而難居目脉脉而相喧口噏噏而生訾妄猜妄度一倡百和無中生有誰能禁之即萬幾至繁而幾之所在孰有大于此者乎臣等請之五六矣而寂然如故心亦自疑而安能使人無疑也從來朝中有一事臣等先罹其殃風波猝興若小艇之汎巨海刀劍交集若孤飄之涉三軍　皇上天開日朗自然天下無疑端　皇上雷厲風行自然天下無疑事且黜陟留汰朝

政之常順其自然因其固然何煩　聖慮之經營也望亟下諸疏容臣等擬票上進臣等常勸

皇上塡補各缺以了公事登進人才以收人心

意正爲此無任瞻望祈請四月初十日上

琉球冊封遣使揭帖

題竊惟琉球冊封在福建撫按請以武臣往在奉使給事夏子陽等請以身往在禮部則請并罷文臣武臣俱弗往但令彼差官前来福建恭領三議不同臣等籌之竊謂禮部議宜從也謹按 皇明祖訓限山隔海之國禁不許無故興兵夫既不加兵矣豈得加禮若遣使行禮而萬一彼有侮慢不恭之罪以加于我不為無故矣将置之弗問乎抑舉兵征之乎置之則損天威

征之則悖　祖訓當如之何故宜預為節制而
絕啟寵納侮之端但與封而不遣官可也況今
海上多警不獨憂在琉球而倭奴之跳梁諸酋
之出沒波濤之叵測誰保其必無倘有差跌罪
將安歸彼必有詞于我而我則空損國威耳尚
寧之自立在戊子年不戴天朝累代之恩而懾
于關白一時之威陰持兩端觀望逡巡經十餘
載不來請封特未告絕耳惟是王靈赫昭關白
震死海外悚慄而始修故事豈真能恭順如朝

鮮者乎是以二十三年　聖旨遣官須封福建省城聽彼國使臣面領正為此發古之王者不治夷狄來不拒去不追朝廷赦而不誅付之不較德已弘甚何必奉如驕子求冊封即予冊封求文官即予文官惟其意而莫之違乎天下事不可知倘倭使在其國而彼之所以待吾使者不及待倭使之厚禮意頓衰變起倉卒當此時也將如之何此謀國者不審于今而貽患于後臣等不敢不慮至于舟資裝送為閩人費者不

下數萬金造舟數年尚欠一桅則費未能半當

玆財匱帑乏之時騷動地方徵發旁午敝所恃

以奉夷狄甚可以已彼不能為吾海外長城亦

無能為吾海上螢蟹無毫釐輕重于我而于典

制于時宜于邊防于財計種種妨礙乞垂覽而

明斷之

二

題琉球冊封一事前日臣等據所見聞直攄胸

臆而未暇想時事之宜也因奉　諭旨靜夜三

思有踧踖不寧者敢再一言以備採擇按先臣
尚書鄭曉吾學編云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
命于海上乃至當之論斷在可行但以今日言
之照舊遣官久奉　明旨差去文臣業抵閩境
使舟亦將具備使臣又請必行彼國來迎亦復
兩次勢難中止　聖慮高明非臣等所及遲久
不決益致擔閣此番宜照前遣行使彼國君臣
知感特恩即令差去使臣宣諭以後朝使往來
彼此俱免煩擾著為定制嗣有乞封許陪臣于

福建領封照北虜安南事例而行如此則朝命不致輕褻而中國懷柔之體常尊封典刋有定儀而彼國供億之煩亦省臣等一得之愚敢再布聞謹將北虜安南請封事略并呈　聖覽見
聖朝之封外夷在境受命原係典故用待琉球非為簡也原本發臣等票或特諭禮部施行

三

北虜請封事略隆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該宣大軍門遣原任副總兵趙伯勳田世威原任叅

將方琦張威原任遊擊康綸聽用叅將鄒沂同
禮部題遣署丞王勲與通事鮑崇德李寧等赴
大同北東路得勝堡外于近邊去處搭葺蘆蓆
棚廠一所陳設黃幄香案至日俺荅率領見在
部落恭迎勅賞入棚先行謝恩禮畢分班俯伏
隨將勅諭開讀各酋咸呼萬歲本日晚趙伯勲
等回還報稱齎捧勅賞出邊俺荅亦于棚廠率
衆照前行禮仍行夷禮卸帽叩拜分受勅賞訖
具進貢表文馬匹擇日互市其後嗣封與克都

隆哈黄台吉三封扯力艮行禮同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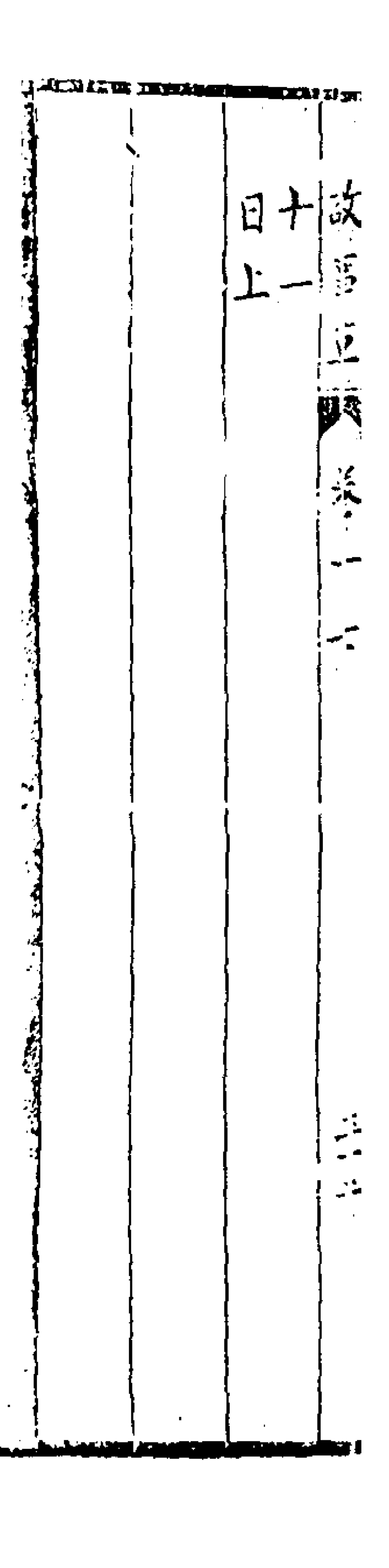
安南請封事畧宣德二年詔棄交阯封黎利之孫太陽為安南國王給以金牌印信所有賫勅遣官一節舊本未經詳載至嘉靖十九年遣兵部尚書毛伯温等征勦安南先徃諭焉已而削去藩封王號降莫登庸為都統于十一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獻表伏罪未見遣官至萬曆二十五年黎維潭請封係本道副使楊寅

秋宣諭行事于賔州南關昭德臺陳設龍幄令
維潭皂帽縞衣率通國臣耆北面叩頭行禮進
金人代身進具疏乞恩錫以　勑印未見遣官

四月二十
四日上

催用人揭帖

三臣題竊惟為政以用人為先中外之所惓惓仰望者惟此耳近日吏部本章多留未下如兩京大俺乃朝廷政務之綱領各處督撫則地方倚賴所至急司道部屬以至郡縣一命之士皆有專職難于懸缺相待題本皆在御前又四月間急選一本三月間教職一本皆各有催本關係人多守候日久盤費罄盡常向臣等告急臣等不能不為之動情也乞將各本賜覽批發



十一日上

請發次輔告疏揭帖

二臣題照得同官臣鯉以十四日偶感請乞未見發票臣等竊謂　皇上必親灑宸綸自中而下有不俟臣等之擬票也今既數日矣而祇候未命敢不以一言請　皇上從來體貌閣臣賜之優禮令國家多事最難變調必賴老成德望同心共濟廣資弘博之益冀即賜檢發容臣等擬票上進五月十八日上

催吏部各本揭帖

題前者臣等因各官候選艱苦具揭以請
皇上俯採將四月急選本章檢發但尚有願就
教職一本係舉人葛邦才并貢生蕭開第等三
百四十四名未蒙　允發此係窮途寒儒盤費
罄盡每來哀泣匍匐淌街甚不雅觀至于各處
司道吏部前後推舉林如楚等四十八員各處
知府吏部前後推舉汪國楠等三十二員俱有
彙疏催請近又有起復官員張鳴鶚等八員候

命日久之本有南北卿貳久虛欽奉再推之本有中外重臣久虛催點京營協理及兩廣總督之本俱係緊要事件比之泛常不同祈賜俞命蓋仕路通塞乃世道升降之基臣等常思為官求人以重社稷生靈之寄非特為人求官而憫其積薪抱璞之情也　聖明獨運舉念生春惟少輟萬幾淸心總發 五月十八日上

辨劉郎中本乞休疏

奏為聞言省愆惟天可表懇祈　明示以釋人疑并懇早賜罷免以重政本事臣惟居今之時當國甚難臣求避位不欲與人分辯久矣顧事有質之　皇上而易明者不能無請也比者察疏不下臣嘗言　皇上每有格外舉動則臣等先受無端之疑當行而不行當了而不了使疑端橫開而叢口交起切為國憂亦為身憂也今臣言驗矣昨有聽補郎中劉元珍論臣大率謂

考察一事 皇上之留錢夢皐留臺省諸臣一貫漫無隻語救正原非 皇上本心由一貫曲庇私人為術甚巧等語臣讀之閔然自憐也錢夢皐之論林秉漢臣實遵命出旨但未嘗擬秉漢之降與夢皐之留此降此留特出御筆安可謂非 皇上本心也考察本發票時奉有傳諭留科道官所傳之語臣未嘗潤色一字孰不知其出于 皇上本心也元珍所以疑臣有巧術者以臣無隻語救正為驗然人之論事毋因後

而追前見今有紛紛便咎前無救正若使今而寂然必無此論矣方是時察本久格人皆疑

皇上必多有所怒斥而遣出于寬留幸得命矣因而奉行蓋二臣有同願雖淵朝亦願之也隨

奉 聖諭有洩忿結鄙豎權立威之貲赫赫威靈中外震動則當時不敢磯激豈其失乎不然人又不咎此諭從磯激生我斯可以見當事難諭事易矣臣素愚無巧且焉所用其巧用之大

廷衆目見之矣用之秘閣二臣見之矣用之票

揭司禮諸臣見之矣　皇上至尊至嚴至聖至明豈容臣以巧試而臣亦安用巧為我錢夢皐之所建明者楚事也而適與察事相會楚國家之大事淵朝之公論也豈臣私事而謂為臣之私人可乎臣之心無私庇也亦嘗議出之于外而未嘗必留于此　皇上以特旨留之也顧此留夢皐留科道發　諭旨皆臣所謂格外之舉動也發于淵衷出于九重外人豈能盡知即知之者豈能盡信則無惟乎有此疑矣臣雖百口

無以自明不得不叩闕而乞言于　皇上之前伏望明發詔旨將獨斷本心曉然布告于天下以見威福之權未嘗下移臣雖在閣無敢干預然後主勢尊國事定而臣亦得以釋蒙上箝下之謗也臣初欲不言為此事牽連不了疑謗將大不得不言至于臣之當去不獨此事咎責實多尤祈　皇上早賜罷斥以為不職者戒臣不勝戰兢屏營之至　五月二十二日上　二十七日奉

聖旨朕日總萬幾悉由獨斷昨林秉漢妄言楚事

朕從公降處與卿何預考察緊留科道及嚴示諭責亦皆出朕本心豈有予奪大權朕不能操而聽之臣下者況卿素秉公正亦豈用巧之人外廷不知密勿清嚴橫生猜疑卿宜自信自安何必因而求去可即出贊理副朕眷倚至意愼勿再辭吏部知道

謝昭雪乞宥言者疏

奏為特蒙 天恩昭雪恭申感激深悰再祈俯容言事之臣益廣 聖度貽臣以安事頃臣因聽補郎中劉元珍論列具疏自陳奉 聖旨朕日總萬幾云云隨節奉 聖諭到閣劉元珍本宜重治但念寬小臣所以安大臣姑降一級調極邊方用欽此臣且感且驚宜謝宜請輒以一言上陳臣至庸愚叨塵樞路無才畧以佐時徒迂遠而濶事雖不敢暫忘匡弼而威福予奪惟

稟上裁此臣小心之義也考察一事臣謂此部院之職而未嘗參一語于其間竊自以爲可幸無罪矣既不爲私于部院之前又豈敢爲私于皇上之前乃或疑皇上之留錢夢皐留科道非皇上之本心爲臣之巧術則臣不能不自理矣臣念此事本由獨斷非皇上明詔不可以釋疑仰蒙特灑宸翰宣揚本心又特諭中外大小臣工俾咸知威福惟辟未嘗假人戒其毋起疑端昜以猜私體國臣幸猜嫌可明浮言可

息而尤幸國是可定太和可還所以感泗交頤
祝 聖壽于無疆也除扶病強起于私家恭設
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然猶不能無請者臣力
小任重叢疚積多誓于此生不敢以巳之私事
而傷言者之一毛天幸從前未嘗有此乃今而
有元珍之謫流汗驚惶無以趨處伏誦 聖諭
謂寬小臣所以安大臣仰見如天廣覆何所不
容寬乃 皇上之本心而嚴爲適然之權用也
以臣之故而多此權用臣所不安即臣以曉節

末路而違其素願亦非所欲且元珍有何成心必由誤聽而臣因元珍之言得以明白此心于天下尤宜感之是以叩天仰祈復有此請伏願聖慈特免元珍降調庶元珍蒙大寬之賜而臣亦蒙大安之賜可收拾餘息勉報鴻恩實由衷之惓惓也臣無任感荷激切之至五月二十八日明上奏

奉

旨覽卿奏謝具見小心忠謹朕知道了劉元珍本欲重處恐卿不安已從寬量處了何又有此請且懲前戒後法紀當然卿心事已白便可入贊襄

務共濟時艱朕日望之該部知道

因災極言轉移乞休疏

奏為災異頻仍燮理無狀敬竭愚悃伏冀 聖明大加轉移亟罷罪臣以清政本事臣備員首輔尸素有年頃致煩言實其自取過蒙 聖恩特為昭雪頂踵圖報正宜在茲但思此事特萬中之一耳今四海九州何人不責臣百司庶府何事不責臣 皇上雖欲一一為臣昭雪不能也輒敢披瀝上請倘蒙採擇而見之施行豈獨臣之幸實 皇上宗社無疆之福而所以庇臣

者尤甚大矣昨接太常寺少卿桂有根揭稱天壇雷火擊毀燈杵拔去年此時有　祖陵碑樓雷火之變今年五月二十七日方行合龍門安吻獸祭告之禮而不先不後又有此變　皇上深加警戒省躬思咎臣竊惟之職在贊襄而粃政甚多不能匡諫臣罪安可逭也夙宵震慄輒敢罄輸所懷以為　聖明修省之一助臣惟自兩宮三殿告災以來南京　孝陵鳳陽　祖陵泗州　祖陵風雷水火連年告災　太廟樹木

亦惟雷火後先相繼曾無虛歲蓋從年 上天
以災異告 皇上舊年 上天以災異告 祖
宗而今年 上天直告于 郊祀之所仁愛之
意愈切而愈迫矣臣又思日食于四月之朔者
連年兩見正陽之月古所深忌者也舊年霖潦
自秋徂冬都城坍塌陵橋漂壞三輔飢荒迨于
今年瘟疫盛行麥收僅半米價又踴生靈何辜
而可以丁此且山東河南亦有災傷黃河四溢
不循軌道南陽一帶滙為巨浸運道阻絕人力

難施盜賊所在成群需時而發若此諸變又可不謂泛泛乎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方今之時正宜君臣各任其責修德行仁以回天心以妥地靈以釋祖譴以弭人怨不宜泄泄而已蓋天之與地神之與人本同一氣者也今無財不括無物不稅生靈既苦極矣無山不鑿無地不搜后土亦苦極矣壬寅之歲　皇上親宣玉音收田礦稅諸使一時頌聲方行而隨有反汗之命遂使謳歌之語復為怨讟凡有血氣皆為

皇上惜之　皇上富有天下而孳孳焉盡小民之脂膏以實其不用之帑藏其謂之何伏想實閣珎臺今已多亦有不可以數計者持盈守滿知足知止宜在今日留有餘不盡之財以活小民俾無生他心亦宜在今日此一大急務也考察之事始于正月典制有常永宜循守今不無屑越槩何又因循未了四品京堂自陳覆本南京考察總本及南京大臣自陳本兩衙門拾遺本通未批發青衣角帶五月于兹豈稱漢官威

儀氣象哉　宸斷何難而久稽閣此此又一急務也中外之官懸缺太多近該吏部仰體聖心加意遴選而留中如故使大小臣僚多所虛曠猝有大政事大議論誰為任此宣大川貴一處總督河南浙江江西鄖陽四處巡撫皆一方軍民之總管也天下兩司知府又一方之師帥也不補者相望猝有意外又誰責成此又一急務也各差御史舊規一年一換今淹留三年而疾病相仍不得一代科道起復散舘行取候補

候考等官需次亦二三年有物故者矣而未得
一命南京試御史亦三年于茲矣而猶未實授
至于行取之命益又絶望夫科道　皇上之耳
目也而自蔽之如此倘有奸弊其誰舉之又一
急務也章奏付之沉閣則下情不能上達而上
令亦不下行深居九重所以通四方之情者獨
此一線路耳而鬱塞之故堂下遠于萬里叩君
難于叩天其間有必不可廢之常典如　皇太
子福王講讀之命熱審之命楚中善後之疏皆

至今不下刑部鎮撫司礦稅冤繫人犯釋之而不盡釋不可謂之細故而已此又一急務也至于起廢之命壬寅王音至今在耳而杳于一行終為聖政之大闕夫天地霜雪亦有消時　皇上雷霆竟無霽日然則陰陽可以獨偏而冬夏總行一令也何以召太和成歲功哉誠宜開張天心賜之環召布列周行必有可觀縱不能一時並用亦當先拔其尤此四海所惓惓注望一大急務也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太倉錢糧原待

京邊之費非為宮中之供而已也今取用日增老庫亦窘矣太僕馬價專待軍興買馬之用非與各衙門通融者也今賞賜等項借用無已矣工部錢糧原自不多而近年營造織造大工小工搜括不休百計千方竭髓涸脂至令都下商人僉報殆盡妻孥離析逃亡日繼焉有民散于下而君獨安於上者乎焉有外帑罄空而內帑獨守者乎在外則鹽法關法悉行壞盡財源利孔無一不竭猝有一方之變軍馬從何而發糧

餉從何備賞給從何取土崩瓦解誰戰誰守真如抱火于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則謂之安耳各邊士卒往往脫巾此輩與亂民合夥易為公家服役難挪移應付是何長策古稱國無終年之畜者國非其國今豈直無終年之畜而已哉不終日之計也尚不顧念而責取內供不休

嚴旨如火中人如織則將使司徒司空為神運鬼輸之計乎節用愛人安可謂非今之一大急務也九邊之計在虜王沉湎昏迷政由諸酋狠心

思逞將壞貢事久矣五路要挾于宣雲宰賽跳梁于遼東察漢縱橫于延北火真時螫于甘固皆可寒心安得高枕而已糧餉時缺既思鼓譟閱視之疏又久不下將吏不見賞格不肯用命此又一急務也凡此數者何事不急而臣深思機要尤以用人補官為先用人補官機要又以起廢陞謫為先蓋用人補官庶位充足則為
皇上脩廢舉墜者有所托矣起廢陞謫則賢才畢至而鬱塞疏通一日之間可致和氣豈惟士

林稱快抑令百姓改觀此于政體最為緊切何
也盖此建言諸臣廢者槩不一起謫者槩不一
遷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十餘年人生幾何堪
此摧剥一旦賜環則天下曉然知　聖心開霽
若披雲霧而覩青天歡聲震于八陬恊氣通于
九幽天地祖宗有不居歆于上者乎故臣以為
事約而當務者宜莫先此其次則待大臣宜以
禮不宜使之進退觸藩待群臣宜以恩不宜使
之桂玉無措皆至急務此皆甚易為甚易行而

未之為未之行臣日望一日亦日急一日良藥苦口何能諱避時乎時乎憊不再來臣容勿之對何所不有精誠不篤無所感通今天意人心叢責于臣臣雖以一事泯泯去國終無裨于天下無辭于萬世但得　皇上回光俯採更調化瑟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漢時嘗以災異策免三公今此天變臣宜當之伏乞早賜罷臣以為不能上調陰陽下遂物宜者戒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六月初一日上

乞休三疏

奏為叢憂劇疾妨政日深懇乞　天恩俯賜餘骸以終鴻造事臣以奉職不效致被人言仰蒙皇上天地生成之恩特加保全夢寐之中亦知感激而思報稱也顧自今歲以來精神不收言語錯誤動輒迷忘莫能追憶竊自怪為不祥果于前日之夕感冐蒸暑吐瀉並作始則包絡為楚繼乃遍身交急至于不可着手撫摩者寸肌縷肉皆似仇讐萬念千思悉成灰燼經半日夜

而後氣息稍甦也決非父生之理矣蓋臣性本多憂又處危地居常自撾自責以為孤負 皇上之重托而致天時人事災眚相仍腸一日九迴而三斷焉今病在膏之上肓之下當心之中臣稍通醫理自度難為而諸醫亦皆吐舌束手無能為臣發一藥矣 皇上方祇畏天戒改圖政幾革故鼎新宜斷然從今日力行之臣雖氣息奄奄顧少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至于進賢退不肖尤係喫緊幸無以疢痾尸曠罪臣復

榮于　聖懷斷然決去實所祈禱伏乞俯賜衰
憐准臣照年老有疾例致仕放釋還鄉俾猶生
入里門以正丘首實　皇上莫大寬恩而殘生
沐此萬幸過望銜結之誓永世無極臣無任顒
稽瞻仰衰號祈祝之至六月十一日上二十三日奉
聖旨昨有諭旨以君臣大義屬望卿等甚殷卿爲
首輔不于此時出身贊理爲朕分憂却稱疾未已
自爲身名之計平生忠愛謂何疏中所陳欲朕斷
然力行者正待卿等出而共圖之朕早夜佇望萬

不宜緩可即日入閣辦理勿得再陳吏部知道

熱審揭帖

三臣題昨日刑部十三司官来臣等言熱審已奉 特諭不敢稽遅而本部止有堂官一員董裕未奉 新旨難以到任昨又具疏陳奉望皇上特賜檢發督其到任管事庶 皇上好生德意有所奉行而禳禬召和亦在于斯矣六月十九日奉

御批欽恤熱審之諭已發日久如何尚未遵行是何職守卿等便傳着董裕即任督同司官審録具

奉

乞休四疏

奏為忝職實多聞言滋病四懇 天恩亟賜罷斥以新聖政事臣以非才充位鑒於前轍一切部院之事悉歸其曹而無敢參預意謂耆賢滿朝必能各舉其職而臣雖支離食粟于其間猶幸無大罪不謂察疏之上 皇上有特留有槩留復有 嚴諭既當揆路誠宜率先引伏恊恭佳時因而婉曲開陳有光 聖政然未能也且臣之所未能者何啻千萬一夫不獲孰非臣辜

是以觸變條言席藁待命瞻望天地眞以日為
歲矣茲吏部員外郎賀燦然南京吏科給事中
陳嘉訓各論察事內燦然責臣誘格外舉動於
皇上而不為補救鮮格心正事之益嘉訓謂錢
夢皐鍾兆斗巧詆横誣若陰有所恃而無所畏
忌疑臣念其私勞臣伏枕讀之益自愧歎犬馬
報主心固無窮蚊蝱負山力乃止此所謂不能
格心正事以補救格外之舉臣實心服自責自
咎非一日矣若夫言官論事乃其職掌而謂陰

有所恃念其私勞臣實無之嘉訓亦偶未之諒耳乃意則甚善敢不服膺惟是臣衰病侵尋終難勉強比来心火益攻邪炎愈熾昏然瞶眊眩暈時作視屋角如輪轉聞履聲若獅吼惡見醫工厭親藥物蓋知寓形之非久而天命之有窮矣奄奄氣息尚戒淵氷感道義之良規惜措躬之無所及早歸休尚可附於不能者止之義伏乞　皇上哀憐其意亟行罷免俾得生還以正丘首幸甚幸甚至于當今闕失實恃　聖明在

上少垂睿思而更張之其考察之事尤易決斷

第發一　明旨即可澄清了結顧亟圖焉臣病

不可留罪不可留望及此時賜之骸骨天海深

恩報荅不盡是用畢其垂死之愚六月二十一日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卿十年輔弼猷望茂隆朕鑒甚明公論難泯

豈可以浮言介意連章乞休且令　天人交變時

事可虞亦非當軸首臣浩然長往之日宜置身是

非之外殫力盡忠以全始終大義玆卿即出毋傷

朕懷吏部知道

乞休五疏

奏為流言未已伏乞　聖慈早賜罷免仍祈留用直臣少寛叢責事臣比以考察一事無能主亚屢被指摘引罪乞休昨南京御史朱吾弼又言矣夫吾弼才品名行臣素敬之而責臣亦如此是知流言孔多臣實自恨不宜自辨然終不免一言亦語其實以明著其無裨贊襄不堪再留之意耳兹事紛紜秖為一錢夢臯臣何愛于夢臯而留之前疏既已畧備今請復引趙世卿

為證夫户部尚書趙世卿非有柄察之責者臣何為浼之使留夢臯而至云處夢臯即處我臣雖昏不應有此謬語使臣而當處也亦當靜聽公論不宜向人乞留而况人之去留顧以其身為之共存亡于少知自愛者不爾世卿固存可以質問必不為臣諱也抑此猶寄之口語而非載之筆札流之人間而非存之禁中者若票擬一事内閣有底簿在御前有票帖在大有實據焉可誣也今年正月初九日吏部侍郎楊時喬

一本為計事迫近請欽定日期特遣大臣署篆等專是時時喬若辭管察請一尚書代事臣不之許而為兩票一述其言一及其言以取裁于上一云京察着于本月二十八日行楊時喬久署銓事就着管理察務不必推讓此即皇上之所允用者也一云京察着于本月二十八日行既屢請命官着蕭大亨暫往署印管理事完交印回部此皇上之所不用者也蓋從閣中公議如此昌當思清正方嚴之時喬而私于大

亨且時喬非虛讓者必不以此誤臣而閣中票帖舊無外傳何云見于邸報則傳者之過言也又以　皇上留用被察科道　聖諭有洩忿結黨豎權立威之切責而疑臣陽施陰設內交近侍此又安得輕信夫傳疑而以莫須有坐人也是日部院接出　聖諭移時而臣閣始從部院抄來於是相顧驚懼各省愆尤前此微無所聞也九重嚴閟即至今尚不審　聖意所指而臣當時安所施設交結是非于其間此固

聖心

之所自知不必臣辨者大抵遠人謬傳多出猜
忖揣虛成實類皆如此又何怪清論之易淆乎
若乃臣之力不能禁夢臯輩使其無多言臣之
誠不能感通　皇上使早託察事南京待命尤
久故其議論尤多臣惟空言無補則宜謂疏揭
為故套此實臣之不任復何詞也若非吾㒿不
能勤攻臣過尚欲拂拭臣愚責以後効意則甚
厚而不知臣之駑劣終不可強莫扶莫持能竭
智索既若此矣安可以再誤國家斯臣衷言非

敢飾說且臣親墓未脩情事抑鬱危病日甚僅
有骨存惟　皇上哀憐賜之退休其劉元珍忠
直敢言若不復其原官不足以光　聖德而後
咎餘責終無已時望俯采而亟賜之環命臣尤
不勝懇款禱祈之至六月二十五日上　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當國首臣百責攸萃流言之至自来不免況
卿任事既久又值時事紛紜猜忖流傳何所不至
其實密勿票擬中禁森嚴外廷豈得知之卿亦不
必一一與辯但自信本心益攄忠悃即出贊理毋

復遲疑乃見純忠之忱包蒸之度朕蚤夜望之劉
元珍業從卿請已寬處了吏部知道